

新世紀叢書

新疆遊記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新疆遊記

衡陽謝 彬

▲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由湘登輪入都。卽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。自銜部命調查新疆阿爾泰財政。返湘辭卸軍署職務。宕延兼旬。既辦裝。又以祖餞中菌毒。調治累日。今始就道。買咸泰汽船。船主籍湖北咸寧。官艙人少。頗覺爽靜。惟菌毒新痊。肢體疲軟。與友人握別。卽倚枕假寐。下午四時。啓旋北航。開壁鐘八下。遂解衣入寢。夜過靖江。蘆林潭。湘陰。墨石山。諸埠。皆未憑欄遠眺。夜月江景。滋遺恨焉。

▲十月十七日晴 早八時起床。諦視輪舟已泊岳陽城下。計行水程三百有五十里。遙見軍隊紛紛上陸。詢爲吳光新所部北軍新來此間駐防者。房艙乘客有一日人。散步甲板。頻過余門。試與談話。知爲早稻田商科學生。秋間來吾萍鄉醴陵考察礦業。事畢返滬。於吾國情形言之頗悉。惟不解漢語。不然。又一絕好國際偵探也。下午啟牕外望。水平波靜。遠樹成行。多帶秋氣。新堤。寶塔洲。金口。三埠。皆有乘客上下。統艙人聲嘈雜。尤噪耳鼓。夜十時許。抵漢口。余以解衣早睡。未卽登陸。乘客皆紛紛去矣。自長沙至此。共行水程八百一十五里。

▲十月十八日晴 早七時起床。檢點行李。雇挑夫逕肩赴大智門車站。以出發期迫。不能在漢皋再作勾留也。上碼頭時。有軍警數人。檢查箱篋。狀頗和平。不似前次之野蠻。抵車站。鐘纔九下。十一時半開車。二等車票二十九元。乘臥車加四元。憶自日本長崎至東京鐵道。較京漢線長三分之一。二等車價僅十一元七十錢。足見日人交通事業之發達。吾國生活程度之崇高矣。車向東行。過江岸車站。始折而北。微偏東。經劉家廟。則辛亥改革。民清兩軍激

戰之情形。彷彿猶存。下午一時。抵孝感大站也。計行一百三十六里。過此以北。地勢漸高。遙望山巔。石壘巍巍。沿線皆然。詢之土人。謂清粵撫之變。里閭騷然。鄉民築此以自衛。三時二十分。至武勝關。計行二百里。鄂豫於此分界。山洞長約二里。甚據形勝。軍家所謂爭地者也。四時三十分。至信陽州。計行八十八里。辛亥清軍南下。於此設大本營。將來浦信鐵道西端首站。亦設此處。地勢闊敞。可屯大軍。附近有鷄公山。氣候溫和。林泉幽美。夏日西人爭來避暑。洋樓夷榭。歲有增加。地方警權。逐漸喪失。大有步武牯牛嶺。莫干山。北戴河。習慣租借地之傾向。守斯土者。官鑒前車。於領土主權加以注意。六時五十分。至駐馬店。計一百九十二里。八時十分。至鄭城。計一百三十二里。九時半至許州。計一百零八里。十一時半至鄭州。計一百七十二里。海蘭鐵道縱貫東西。於此交軌。商務發達。倍蓰清時。早已自闢爲商埠。十二時半。穿山洞長約里許。達黃河南岸。計五十二里。車過鐵橋。速度極緩。橋傍煤氣燈。光耀如晝。河中沙堆水流。皆能辨識。橋長三千法尺（合八華里）。共墩一百有八。工事不甚精良。第七十一號橋墩早有傾斜下陷之象。京漢管理局綢繆未雨。已定歲提一百萬兩。專款存儲。約須十年。即可改建全工云。

▲十月十九日晴 上午一時四十分至新鄉。計一百里。道清鐵道與京漢交軌處也。又五十里至衛輝。近郊名勝百泉山。顯宜多築廊榭其間。地皮一畝值百元以上。四時抵彰德。計一百六十二里。作皇帝夢之袁洪憲。卜宅於斯。聞距車站匪遙。有馬路可行汽車。六時二十分。抵順德。計二百三十六里。城環道右。歷歷在望。八時抵高邑。計一百二十六里。有枝路至臨城。長四十八里。其分軌地。則在高邑南十六里之鴨鵲營車站。八時五十分抵石家莊。計一百里。正太鐵道於此發軔西行。吳烈士祿貞殉國地也。九時十分抵正定。舊爲府治。城垣宏闊。十一時二十分抵保

定計共二百六十二里。清時直督駐節地。今軍民分治。省長移治天津。督軍仍駐此處。有陸軍部直轄軍官學校。規模宏偉。下午一時半抵高碑店。計一百二十四里。有枝路西經涑水易州達梁格莊。長八十六里。二時抵長辛店。計一百三十六里。有枝路三。一經良鄉至坨里。長五十四里。一經良鄉資店琉璃河至周口店。長八十八里。二線與京漢分軌皆在良鄉。一達豐台。長二十里。京漢京綏京奉三大幹路惟一聯絡線也。過此數里。即蘆溝橋。爲京漢最初北端之首站。當時蘆漢鐵道之名本此。二時四十分抵正陽門西車站。計四十二里。自漢口大智門至此。共程二千四百一十六里。大小車站一百二十二。其由大智門四里至西便門。又十里至玉門。尚未計入。武勝關以北沿線各站。皆有軍隊荷槍排列。若在火線準備射擊者然。心頗異之。詢諸乘客。謂爲保路軍隊。下車寓肉市胡同同仁旅館。以同行林君烈夫。先寓此處。取便料理行裝故也。

▲十月二十日晴 住北京。早膳畢。偕烈夫至東交民巷照相公司。各攝小影。備粘假道俄境護照。東交民巷。位前門之左。城垣之北。東西南皆間以隙地。繚以石垣。若小城然。各國使館羣居其間。清辛丑和約。所謂使館區域是也。四周要隘。架設大砲。如臨大敵。南端城垣。且禁華人行走。街道清潔。洋樓宏麗。甲於北京。中貫御河。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奧大利五國使館居其東。美利堅荷蘭俄羅斯三國使館居其西。英法兩國使館。則北臨東長安街。區域以內。警察權。課稅權。中國官廳均莫敢過問。不啻一種公共租界也。

▲十月二十四日晴 住北京。上午十時。偕友人數輩。乘人力車至新華門。作三海園遊。是門爲袁氏所關。即今公府出入之正門。護衛森嚴。衛兵體魄。皆雄偉可觀。有司閽者在此收券。繳券入門。向東行。經藏書樓（即雲繪閣）焦

雨軒春友軒。日知軒。折北行。過魚樂亭。千尺雪。穿石洞。登假山。下山往西。經紫雲小石山。至流水音亭。亭內堆石成罅。流水其間。激湍成音。以供觀聽。再折北行。經韻古堂。道旁白碣。刻乾隆御筆題詩。音調書法。均尙佳麗。又折西行。至仁曜門。銅獅一對。高峙門首。兩傍房屋。中西合璧。狀甚可笑。惟牆壁皆新。聞係洪憲所修飾者。仁曜門對面爲瀛台。四面皆水。通以木橋。翔鸞閣。祥輝樓。景星殿。慶雲殿。涵元殿。皆在其中。涵元殿前進。爲清光緒住所。後進。爲黎總統由鄂入京初時住所。今皆空無所有。陰森逼人。儼然幽囚場所也。涵元殿之前。爲蓬萊閣。左右有亭。左曰對時育物。右曰觀懷抱爽。自流水音亭以往。沿途時見乾隆筆墨。瀛台各樹尤多。出瀛台。折西行。經豐澤園。總統辦公處在其內。不能入觀。乃前進。穿一石洞。曲折有致。洞石刻聯曰。三千餘歲上下古。八十一家文字奇。署名曰罪月僧。語氣近黃公度所爲詩。余頗愛之。出洞口。至芳華樓。其前隙地。石室巍然。四周石欄圍繞。卽新約法產生之石室金匱所在。而洪憲歷史之楔子也。石室高廣皆丈餘。牆均大理石砌。門則鐵製。內儲金匱。實卽洋行所用之大保險箱。內飾黃色。中有三層。上層匣一。中層匣二。袁氏親書候補總統三人名氏。卽藏是等匣中。出石室。折北行。過萬字廊。後折向東行。經聽鴻樓。至春藕齋。袁專政時。機要國務皆會議於此。門戶封鎖。不能入覽。惟自玻璃牕中。得見洪憲遺臣鄭沅所書條幅。夏壽田王壽彭所書橫披而已。齋後卽居仁堂。洋廈華麗。聳若高岑。曩爲袁氏藏嬌之所。今居黎總統瀛眷齋。東數十武。爲純一齋。陳設雅潔。總統於此延見來賓。過純一齋。曲折行。經寶光門。入景福門。外峙景太藍銅獅一對。內則益壽軒多福齋。左右相望。再進一門。卽懷仁堂。其正殿則今年陰曆元日。袁皇帝受文武百僚朝賀處也。當時陳設聞甚壯麗。今寶座已撤。僅餘孔雀屏扇二柄。交峙其間。使洪憲遺臣睹茲狀況。度有多少興亡之感。

階前有民國二年新築洋式廣廳。政府接待外賓。開會跳舞。皆於是處行之。覽畢出景福門。折北至寶光閣。清帝寶座在焉。座以木製。滿鑄龍紋。無他奇也。再出西華門。僱車歸寓。時已黃昏。園遊既畢。倦甚。草草用膳。隨即入寢。

▲十月二十七日晴 住北京。上午。偕友人數輩往皇城。觀古物陳列所。瞻覽券每枚價銀一元。先赴武英殿。陳列秩序頗整。惟皆清宮所藏鼎俎家具之屬。明清兩代最多。宋元次之。唐漢以上寥寥無幾。各物插片。僅書質類朝代。而產地工作用途價格。皆略而未錄。余輩瞻覽。目迷五色。而外。殆鮮有足供研究資料者。次赴文華殿。所陳皆歷朝書畫之屬。據嗜古者云。饒有佳者。余僭父不解。所以覺無可觀。入夜。少夫荷擎瑞璞來訪。偕觀前門大街夜市。百物皆備。其熱鬧不減日本神田及神樂坂諸地。聞諸土人。夜市諸貨多來自偷竊之手。價格較廉。識者則得便宜。否則無不受欺云。

▲十月二十九日晴 住北京。上午十時。偕烈夫乘馬車遊三貝子花園。卽萬牲園。中央農事試驗場在焉。適值禮拜。遊人甚多。谷九峯總長又宴兩院議員於此。車水馬龍。擁擠不堪。農產物陳列。無慮數千百種。奇形異類。饒有可觀。惜遊人如蟻。肩摩踵接。不能駐足。遂加考察。出場繞遊園中。亭榭樓台。布置有序。構造方式。無一從同。彷彿紅樓夢所述大觀園中院落之組織。老幹新植。參天競秀。規模宏偉。埒於東京上野公園。惟整齊清潔遜之。聞諸道路。曩倣外國動物園辦法。參養珍禽奇獸極多。迭更死亡。存不及半。且多常產。足見我國動物蓄養法之未精備也。正午出萬牲園。驅車赴頤和園。沿途馬路寬坦。爲清西后往來西山大內要途。現猶逐段駐兵。荷鎗守望。若市警之站崗。道左數里。房舍櫛比而整齊。詢爲拱衛禁衛兩軍營房所在。至頤和園。購入門券。每張一元二角。進仁壽門。卽仁壽

殿額語漢滿文並列。有太監作嚮導。引瞻各處。過長遊廊。經排雲殿。至清和舫。皆沿湖行。樓閣亭台。銜結不斷。鹽宮阿房之宏偉。柏梁建章之壯麗。度亦不過爾爾。清和舫聳立水中。牆砌皆白石。樓台極潔麗。中有賈茶小商。可供坐。截下泊小艇數艘。爲遊人釣遊。龍王廟及全湖水之需。出舫往西折北。登萬壽山。繞行山梁。全園在望。湖光山色。處處宜人。清末復興海軍經費。大半擲之是園之建築。其國祚之永也。亦宜。清光宣間。園中廣藏歷朝珍玩。近多移至古物陳列所中。存者無幾。或謂清室皇族竊售外人。取供揮霍。爲數實多。以急須出園。赴新豐樓宴客。故排雲殿龍王廟兩處。未及購票往觀。乘輿而來。與未盡而先返也。

▲十一月三日晴 住北京。上午九時。王血痕梁六度先後來。因偕散步天橋一帶。且行且談。順道直至先農壇。一望空闊。氣象雄偉。竊謂明成祖定都燕京。規畫如此宏遠。亦梟雄也。先農壇中隙地。古樹參天。近已闢爲公園。可供遊憩。惜皆天然景致。毫未加以人工。緩步而歸。沿途菜場茶店戲園。入眼不斷。茶店楨柱。皆粘請勿談國事字條。詢係洪憲皇帝時代之遺跡。當日摧殘民氣。專制淫威。亦云極矣。

▲十一月六日晨雨午少止 住北京。正午至王少夫處。詢天津老西開地勢。以法人強佔其地。日來風潮甚烈。外交棘手。余欲詳其地勢故也。少夫不甚了解。在坐某君。久客津門。應之曰。老西開即海光寺窪。距天津南關約二三里。東爲英法租界。東北爲日本租界。北通南市。南連圍子牆。西接海光寺。此處現駐日本軍隊。其地前本荒郊野窪。清光緒中葉。國人之不便遊租界者。如某鉅公等。贖資建築房屋。開闢馬路。以與紫竹林租界競爭。而名其地曰西開。日趨繁盛。不幸拳匪亂起。變爲戰場。所有建築。付之一炬。經行其地。睹其瓦礫。莫不黯然神傷。自是以後。列強

皆夾白河拓關租界。爭奇鬪勝以徇客商。我國官商亦於各國租界西面開闢南市。藉保利權。南市俗名三不管。蓋鄉愚無知。見其地介中國與日法二國租界之間。遂以三國皆不能管也。近十年來。南市名雖仍舊。實則延及老西開繁華且遠過於租界。因之日法領事屢謀吞併。法領事野心尤熾。以津埠商民反對甚力。未能如願。今年遂用兵力強佔云。

▲十一月十一日晴 入夜八時至東車站。購赴奉天車票。二等每張價洋一十九元六角五分。三等十元零六角。(至哈爾濱通票二等三十二元二角五分)中交銀行鈔票一律收受。惟找零數須用現洋。候半時車始開。向東行至通州岔道。折而南。經豐台、黃村、郎房、楊村。至天津東站。壁鐘已十二下。計行八十六英里又六三。二等車中設備甚不完美。形同日本三等車。惟價昂客少。鮮擁擠之苦耳。車自此折向東偏北行。津埠繁華未及下車瞻覽。

▲十一月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至唐山。計行八十一英里零三。是地爲我國有名之開平煤礦所在。產煤甚豐。人烟稠密。設有唐山路礦專門學校。八時至山海關。計行九十四英里又七七。秦皇島在其南。我國渤海惟一不凍商港也。清光緒二十五年自行開爲商埠。有鐵道西北至北戴河。與京奉線接軌。爲開灤煤出海要道。近以出煤增旺。議鋪雙軌。當地駐有日本軍隊。以清辛丑和約。許各國駐兵於北京通海口沿途。共十二處。山海關其一也。(黃村、郎房、楊村、天津、軍糧城、塘沽、蘆台、唐山、昌黎、灤州、秦皇島、山海關)車停一刻。始向東行。斷長城而過。秦皇偉業祇存殘壁。蓋世英雄。今安在耶。下午一時二十分至錦州。計行一百一十四英里。自此以東。平原廣衍。不亞衛河白河灤河諸流域。土壤亦肥沃宜農。三時至溝幫子。計行三十九英里又六九。有枝路東南行。經胡家窩鋪、雙台子、大窪。

田家台至營口。計長五十六英里。又六營口綰遼河流域農產物水路出口之樞紐。商務繁盛。冠奉省。人口二十餘萬。前清咸豐十年。與英法立約。開爲商埠。京奉南滿兩鐵道幹線。皆有枝路交會於此。聯絡運輸。五時半至新民。計行七十英里。七時四十分至奉天。計行三十七英里。又八九車站曰南滿站。俗呼日本站。蓋以南滿鐵道管理經營權。操諸日人之手也。下車寓悅來棧。自北京前門至此。共程五百二十三英里。又八九以每里三里三分折合華里。計一千七百二十八里。又百分之八三七里。

▲十一月十三日晴 住奉天。早膳畢。僭烈夫乘馬車進城遊覽。其車形同電車。曳以二馬行鐵軌上。乘車手續。類上海電車。自南滿站至小西門。長十五華里。車賃銅元十三枚。公司爲日本人所組織。年來頗獲鉅利。下車卽城根門樓深鏽滿字。不識何語。入城換乘人力車。車價視北京較廉。至中街有鼓樓高峙街心。奉天省會最繁盛處也。繼曲折行。經行宮。二十七師師部駐此。不能入覽。督軍署卽在東南角上。建築係西式。衛護甚嚴。又經總商會中國銀行學務公所諸處。皆西式建築。學務公所駐工程營。奉省教育可知矣。至交涉署。訪周詩祺。詢趙正平住址。知在赤十字社病院。往訪獲晤。就詢奉省財政情形與金融現況。言之甚悉。趙亦財部派查東三省財政者也。轉至小西門乘馬車返寓。自小西邊門（上刻陪都重鎮）至南滿站。沿馬車軌道兩傍。皆鐵道附屬地域。警察行政兩權。均操日人之手。日本駐軍。聞達一師左右。家屋皆日式。耳目所及。彷彿遊行橫濱市上。城內雜居日人亦多。且有日本警察官吏派出所。在中日新約以前已如是。將來實行雜居。更不識成何狀況也。

▲十一月十四日晴 早七時發奉天。搭南滿火車赴長春。二等車票日鈔五元十錢。三等三元四十錢。每輛車中。

皆有警務員席。曩者法定二人。今則五六人矣。荷槍佩劍。儼然正式陸軍。對華人甚倨傲。若已爲東省主人翁者然。二等車中。華人甚少。九時至鐵嶺。十時至開原。十一時至昌圖。十二時四十分至四平街。下午二時十分至公主嶺。各站時有日本尋常小學生。成羣上下火車。華人入彼校者。亦一律減價乘車。公主嶺小學。學生達二百人。華生約五分之一。聞日本滿鐵會社。於地方科內。特設殖民地教育課。其經費歲由日本政府籌備。遞年增加。蓋欲獎誘我小國民。與彼民族同化。司東省教育權者。亟宜設法抵制。不然。後患不堪設想矣。四時十分抵長春。自奉天至此。計行一百九十英里。折合華里六百二十七里。沿途大小各站。皆有日本兵房。駐軍守望。而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諸地。尤日趨繁盛。西式建築。櫛比連雲。木屐聲音。震喧耳鼓。日人經營南滿之勢力。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。睹斯情形。余心滋懼。下車寓大通棧。此地有支路東至吉林省城。是爲吉長鐵道。名爲交通部直轄。而管理實權。自中日新約成。盡落日人之手。計長二百四十華里。車行二時四十分可達。每日午前八時半。十一時十分。均有車開。夜十一時。換乘中東火車。赴哈爾濱。以車少客多。（每日祇開一次。惟禮拜二加一次。）乘車困難異常。乘客於車未到時。羣鵠立嚴寒大風中。靜候車來。極其喧囂攘擾。毫無秩序。登車更爭先恐後。擁擠不堪。奇形怪狀。宛如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諸埠。輪舟抵岸。旅館茶役強硬拉客。小擺隊乘機竊物者然。俄警視若無睹。不加干涉。視京奉南滿兩路之魚貫上車。優劣相去。不啻霄壤。二等車價。盧布四元九角五仙。三等三元六角五仙。二等車設備。均於京奉頭等。每室四席。席如榻形。覆以厚呢。一人臥之。甚爲安適。惟法定每席須坐二人（頭等則一席一人）耳。

▲十一月十五日。陰而風。早一時半。至江家灣。四時至石頭城子。七時至雙城堡。腹飢甚。欲購食物。車中無有。卽

茶水亦須下車自覓。足見俄治之腐敗矣。十時半至哈爾濱。自長春至此計行二百二十二俄里。折合華里四百四十四里。沿途車中亦有警兵二三人。荷鎗巡視。怒目逼人。回憶夏間漫遊粵桂。乘珠江輪船。船置衛兵。荷槍實彈。防劫匪。余與友人笑語。謂爲武裝商輪。而昨今所乘火車。復有警兵衛護。形式且視珠江商輪加嚴。又可名爲武裝火車矣。天下事無獨有偶。信然。此地爲中東鐵道幹路第一站。東距海參崴計長七百三十俄里。去中俄交界之五站地方實達五百一十二俄里。下車寓道裏大通旅館。午膳畢。偕烈夫乘馬車赴濱海關署。訪侯監督。閩人云在公館。復至日商協和洋行。候私宅也。晤總務科長王錫瀛。云侯君去京已五六日。署務由伊代行。當出往復財部暨鐵路交涉局文電相示。結果卽護照刻難辦到。寒喧數語。卽行辭出。便道至吉林鐵路交涉總局。訪阮被之鄭介民及傅某。阮傅均外出。鄭謂出境護照往海參崴者。由吉局辦理。赴西伯利亞者。由黑局辦理。現在中俄交涉未經解決。恐難辦到。並云俄領此次強項。爲從來所未有。且嘆息曰。此實關於國力之強弱。日俄交涉。俄領唯命是從。卽對韓人亦加優待。可見亡國奴之不可爲而可爲也。話畢返寓。茶役進晚膳。余以病後長途旅行。聞見又皆傷心事。神疲氣促。食不下咽。倚榻而臥。腦痛心燥。頭岑岑至不能舉。若大病將至者然。

▲十一月十六日晴 住哈爾濱。早六時半起床。身體軟弱。甚不舒服。膳後王錫瀛來報謁。談數語卽去。當卽發電財部。告以護照難辦。請示行止。旋偕烈夫赴吉林交涉局。訪阮被之。適渠走訪余等。道相左。候半時始歸。阮名志光。籍江蘇奉賢。趙正平之好友也。稍敘寒暄。卽驅車偕遊道外。哈埠地方。界以鐵道。內曰道裏。爲中東鐵道附屬地域。行政各權。操自俄人。實同租界。外曰道外。爲濱江縣轄境。山東土人麇集其間。道外馬路寬坦清潔。警察形式整齊。

建築亦多西式。實較道裏皆勝一籌。余遊中外雜處地方多矣。如北京一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域。整齊清潔。絕無華街之污亂。如天津漢口九江上海杭州廣州諸埠。華街租界。尤有天淵之別。今觀哈埠。道外竟視道裏爲優。寧非大幸。余恆持論中國與他國競爭。實多不逮。與俄競爭。可望優勝。徵之於此益信。又清時俄商多在哈埠設公司。以機器製麵粉。厥後經營失利。漸將機器售與華商。故現今製粉事業。華人實執牛耳。亦華人優於俄人之一證也。糧台街一帶。爲豆油行雜糧店薈萃之區。概華人所經營。資金各數萬十數萬或二十萬元。振興機器廠亦在其間。廠係股分公司。資本二十萬元。創辦人周文貴。恆斫指誓成此功。現有機器房二間。熔鐵爐二座。工役二百餘人。能製江輪及鐵軌。規模成績。皆哈埠實業公司中之有數者。嗣折至松江輪船碼頭。眺望江景。江已封凍。不能駛船。冰光與斜陽相映。遠峯與近村屏列。風景殊佳。足供遊賞。復曲折散步市街。商塵櫛比。貨物雲屯。繁盛之狀。埒於奉天。被之語余曰。纔經各地地皮。十年前畝值數元或十數元。今則四五百矣。傍晚始返。甫入道裏。風揚馬糞。令人掩鼻。守望警察。多爲華人而俄制服。余甚異之。卽詢被之。謂爲歐戰起後。俄國軍警。更番調赴前敵。補充皆取自華人云。晚膳後。與被之談哈埠情形。至十時。阮始辭去。

▲十一月十七日晴 住哈爾濱。晨起頭痛如刺。靜坐稍愈。早膳味如嚼蠟。屢食屢止。飯畢。偕烈夫至被之家。邀觀道外農產貿易信託有限公司。公司資金二十萬元。以買賣定期農產物（豆麥雜糧之類）爲事。實卽日本之取引所。規模頗宏。營業場之設備。中設廣庭。四周懸黑板。爲各競買競賣者自由書價之用。項目種類。皆有定式。書滿則易一板。公司司事就板所書。類載於冊。以資比較。買入擇價低者。賣出取價昂者。聞之被之云。自有此公司以來。農

民食惠頗多。一可預賣農產物。爲資金之活動。一免外人短價卡買。受價格之損失。理事長爲牟平于銜淵。哈埠總商會會董也。理事三。一上海黃爲鈺。一山東王不煦。一奉天白一震。遊覽畢。至五香南飯莊。用午膳。余口苦無味。僅食少許。旋又縱遊街市。且行且談。午後三時始返。此地出口大宗。爲糧食豆油。而魚類毛皮人參三項次之。商業牛耳。魯直人執之。金融特權。俄國銀行操之。官署收支。商民交易。皆以俄國盧布（土人呼爲羌洋或俄帖）拆算。華幣流通極稀。此至可痛之事。盧布在歐戰前。價格恒在華幣上。有時華幣百元。僅能換取盧布六七十元者。今則停止兌現。盧布價落。每一千元祇值華幣五百元左右。夜十一時。以財部回電。尙須期日。坐待無聊。藉遊消遣。乃偕烈夫搭中東火車。往遊龍江省城。鵠立車站。候至一時半。車始開。朔風嚴寒。實苦煞人。此間旅棧。每騙旅客早赴車站。以便房空。接住新客。奉天長春皆如是。似此惡習。警官宜加相當取締。以利旅人。泊進站門。門役向乘客索俄幣一角。名曰碼頭錢。不予則阻不得進。上車之擁擠。同於長春俄站毫無秩序。其腐敗情形。較吾國有諸鐵路。猶甚十倍。自哈爾濱至昂昂溪。二等車價。盧布六元九角。

▲十一月十八日晴 上午四時半。至對青山。俄人擬於此處築一鐵道。直達瓊瑯。歐戰未起以前。聞曾向我政府要求。尙未承允。過此沿鐵道所見。皆莽莽平原。一望蘆葦。厥土黑壤。肥沃可耕。其人烟稀少。土地荒蕪。較由奉天至哈埠沿途尤甚。南省日憂人滿。胡不結隊來茲。爲一已墾田致富。爲國家足民實邊。兩利俱存。願我南人奮起圖之。十一時半。抵昂昂溪。自哈爾濱至此計行二百五十三俄里。合華里五百零六里。由此換乘輕便火車。赴齊齊哈爾。卽所謂江省商辦齊昂鐵道是也。二等車票小洋一元三角。路僅四十華里。車價竟如此昂。亦中外商業競爭。華商

失敗一原因也。十二時五十分。抵齊齊哈爾車站。站傍軍警林立。軍樂震耳。蓋江省文武長官蒞站歡迎黎大總統像片之盛典也。自哈爾濱至此。共行五百四十六里。下車寓老官醫院胡同迎賓旅館。少息。出遊街市。商民懸旗結綵。士女填街塞巷。皆歡迎總統像片之表示。足見邊氓傾向中央之誠。中央當如何爲之裕生計。謀幸福。嚴交涉。使獲長養子孫。不受外人魚肉欺侮也耶。至南大街。爲卜魁（江省土名）第一繁盛地。商賈整齊。皮店尤多。至城內。城爲方形。關東西南北四門。督軍署省長署（門牌猶將軍巡按使）財政廳警察廳菸酒公賣局。官產清理處。電報局。郵政局。羣居其間。民宅甚鮮。而高等地方兩審檢廳交涉署。龍江道署。省教育會。師部旅部各機關。尙居城外。街道頗具條理且寬坦。惟馬糞塵沙。積厚盈寸。步行沒履。求如北京華街之清潔。亦不可得。不識警察所司何事。市面通用貨幣。有官帖市帖光帖三種。官帖爲江省官銀錢號發行。價格同現貨。市帖爲廣信公司（原爲官商合辦。嗣改官辦。資金六十萬元。現有財產千餘萬元）發行。價視現貨稍低。光帖一圓兌官帖五角三分。兌市帖七角二分。公署收支。商民交易皆紙幣。鮮見現貨。入夜頭痛劇甚。飲虎骨酒少許就寢。流濃汗數次。衣被皆濕。

▲十一月十九日晴。晨霜如雪。住黑龍江省城。早七時起。頭痛如昨。舌苔厚而黃。詢茶役幾時開車赴昂昂溪。答稱早八時。亟僱馬車往車站。至高審廳前。行人謂車已開。且日祇一次。乃囑馬夫駕遊環城近郊。途經江浙會館。烈夫入詢彼同鄉陳藜青住址。門者謂詢經理始詳。遂至電燈局訪無錫秦曙邨。其人老邁。和藹可親。留余等早膳。復導訪交涉員范其光。囑以私人感情。向俄領辦護照。范答竭力爲之。折至大興昌旅館。晤陳藜青昆季。暨孟正諸君。陳曾官財部僉事。居此辦墾。獲利甚豐。旋送余等返迎賓館。江省放債。利率極高。通常月息五分。有八九分或一成。

者。借債必須抵押。債額不得過押品所值總額三分之一。余意內省熱心作官之流。不惜鉅金運動差缺。若輩目的。無非剝民肥己。欲作富翁。苟能舍彼卑鄙齷齪之官僚滋味。集鉅資來東省。墾荒放債。坐致鉅富。不第人格高尚。消受精神上之幸福。而從政人物。亦可減去多少罪惡也。

▲十一月二十日陰 住黑龍江省城。早七時。范交涉員來電話云。俄領面稱出境護照。須經駐京俄使批准。能否長期以待。當復以急須返京。改道陝甘。此次俄拒我國官商往俄。或假道赴新。以我禁止俄招華工。藉圖抵制。而我禁俄招工。實以德與抗議。並非厚恤華工受俄虐待。始終皆處被動地位。蓋俄招華工。用赴前敵挖戰壕。築營壘。不啻一種工程隊。德奧謂我加入戰鬥。破壞中立。政府屈於勢。遂禁華工赴俄。然政府對於國民出國。素無稽查法令。與專吏。若他國國民出國。須持政府護照。由國境地方官吏查驗放行也者。天津上海大連青島廈門九龍諸租界。租借地。國民得自由出入國境。無論已。即陸路國境各埠。亦可自由出入。故禁華工往俄。事實上殊無效力。彼有中東鐵道。自由輸送。官吏莫敢檢查。又有奸吏莠民。爲之暗中招致。故禁者自禁。往者自往。將來德奧質問。或難倖免。誦弱國無外交一語。爲之悚然。早膳畢。黎青之弟來館。導遊公園。萬木扶疏。亭榭三五。若在夏時。度可觀覽。暖花室一間。煤氣薰蒸。不能駐視。公園後方。即俄國領事府。亦有公園。修飾整齊。勝於華有。環覽畢。步行至賈家樓中膳。

▲十一月二十一日晴 早七時。乘馬車至車站。站距城可十餘里。須四十分鐘始達。八時發齊齊哈爾。九時二十分抵昂昂溪。沿途荒原廣野。已闢者不過十之二三。中東火車。經昂赴哈。日祇一次。又在夜間。向無一定鐘點。因住站傍德興盛旅館候車。膳宿日亦小洋八角。招呼與清潔。皆遜迎賓。入夜九時。西伯利亞赴海參威火車到站。即購

票登車。俄人自與我締喀西尼密約。其勢力彌漫關東三省。突飛進步。洎光緒甲辰戰敗於日本。乃退縮長春以北。時人所謂南滿勢力範圍屬日。北滿勢力範圍屬俄是也。日人之在南滿。潛滋暗長。橫有永作主人翁之妄念。俟另論之。茲不詳。而俄人之在北滿。雖以其政府腐敗。未有立任主人翁之實力。然所扶植。亦未可輕易視之。除假保護鐵道之名。沿途駐軍設警。實行武裝鐵道外。茲大別爲四類紀之。其一土地之勢力。中東鐵道（舊名東清鐵道）在黑省境內。共佔土地十二萬六千餘晌（一晌爲一萬六千畝）。吉省境內。共佔五萬五千餘晌。合計一十八萬一千餘晌。其二鑛山上之勢力。俄自中東鐵道告成。藉口需煤。要求採掘鐵道附近煤鑛。清廷猶未之允。彼遂自由開採。並及他鑛。其在黑省。則有達寶諾爾煤鐵鑛。硯山石灰鑛。吉拉林金鑛（此鑛現已收回）。其在吉省。則有杉松屯頭道溝。官街等煤鑛。至沿路土石。尤恣意採取。不顧我主權。厥後清廷知已無可挽回。遂許與鐵道沿綫兩方三十華里以內鑛山之採掘權。其三森林上之勢力。俄常築路之初。所需木料。類皆就地取用。吉黑兩省森林。凡在鐵道經過之處。皆被伐採垂盡。如吉思汗站。雅克山站。呼蘭河。扎敦河諸地。森林面積。合達二千數百餘方里。入民國後。又強伐吉省石頭河。高嶺子。一面坡。黑省火燎溝。皮洛札敦河右岸諸地森林。其面積亦千餘方里。其四航業上之勢力。當築路之初。藉口運輸築路材料。攫去我松黑兩江之航權。迄今兩江俄輪。計百餘艘。如伯都訥。哈爾濱。米瓦伊羅舍。過過富斯卡雅。松花江。吉林省城。黑龍江。烏蘇里江。五棵樹。西浪河。老少溝。烏拉街諸地。皆彼起卸要埠。綜上四端。俄在北滿勢力。實非可侮。惟望政府與我國民。早籌抵制之策。以消隱患而固邊防。

▲十一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十時。過松花江橋。抵秦家崗。仍寓大通旅館。譯閱財部回電。已准取道陝甘往新擬

今晚返京。旋據賬房報告。由哈赴長。每週禮拜日禮拜三禮拜五三夜。皆小票車。只有三四兩等客座。不掛頭二等車。乃改明日起程。傍晚至被之家。請其戚蔡熙洪診病舉方。蓋連日頭痛心熱。不能不向醫藥上討生活也。哈埠實業。前記振興機器廠。與農產信託公司而外。堪紀述者。又有二家。一爲商辦福裕和皮靴廠。俄國軍民。終歲皆着皮靴。我國商民。近亦競相倣效。惟俄製者。上等每雙須銀四五十元。次等亦二十餘元。普通商民。實無購買力量。民國元年。華商福裕和設廠製靴。堅韌過於俄貨。價值又較低廉。華人固極端歡迎。俄人亦爭來購買。因獲利。越明年。更添購美國機器。增加股本十萬（共二十萬元）。營業益形發達。近三年來。獲利已達三十餘萬。今年以歐戰影響。原料價格。漲二三倍。表面觀察。似無利益。而俄國前敵訂購。價較常年倍增。預計利益。仍可望獲二十萬元。二爲官辦製革廠。北滿盛產皮張。以無專廠製革。多爲外人收去。製成熟貨。運來售我。一轉移間。漏卮甚鉅。民國四年。朱慶瀾任黑省長。籌資二十萬元。來哈設製革廠。製出之皮。外表不遜洋貨。惟作皮靴。容易透水。以故銷路僅至鞋鋪。未能暢銷。此因資金不敷周轉。用硝以求速成（用硝三月即成。洋貨須經九月）。皮一見硝。無不透水。該廠總理具言其故於朱。朱去黑時。又爲籌股二十萬元。改按西法製造。現在出品。不讓洋貨。價值亦廉。各皮靴店爭相購用。大有供不應求之勢。將來發達。殆未可限量也。

▲十一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十二時。發哈爾濱。火車向西南行。下午十時抵長春。以南滿南行晚車已開。不能前進。寓日商西村旅館。候明日早車。旅館膳宿。人日二元。此間車站以內。禁止華人旅棧茶役。前往接客。視爲日人獨占事業。喧賓奪主。賭之傷心。弱國民即被苛待如此。亡國奴更不識成何景況。邦人其重思之。